

生长在掌心里的树



潘文军

我对一双手充满敬意,那是一双育林人的手。

我从那宽大的手掌上看到了山川河流、日月星空,看到了一颗种子从大地上破土而出,慢慢地长成一棵树。一棵树又一棵树站起来,汇成一片森林,一片森林接一片森林冲破荒凉的束缚,聚成浩瀚的林海。

20世纪70年代,父亲第一次上山植树。黎明时分,父亲被林场的战友从梦中喊醒,急急忙忙穿好衣服就向大山进发。一年之计在于春,时间珍贵,最佳的植树时节也就一个多月。父亲一行30多人,扛着铁锹与镢头,拎着水桶,徒步行进到离林场20多公里的山地苗圃。略微喘口气,他们从带着冰碴的泥土中起出前两年育好的油松幼苗,在根部蘸上泥浆,然后整整齐齐地码进水桶里,拎到荒山

脚下。

凛冽的寒风中,父亲和战友们席地而坐,啃几口干粮,喝几口冰冷的山泉水,给自己鼓鼓劲、充充电,然后一字排开,高高地抡起镢头,重重地砸开泥土,挖出一个又一个大坑,栽上一棵又一棵小树苗。没过多久,父亲的头上就开始冒出腾腾的热气,浑身上下再也感觉不到寒冷。仗着年轻体壮,父亲居然在寒风中脱掉了上衣,光着膀子越干越起劲。太阳慢慢落山了,父亲和战友收兵回营,住进了山脚下临时搭建的工棚里。半夜时分,父亲突然发起了高烧,烧到40多度,却依然不停地喊冷。战友给父亲服用了感冒药,身上压了两三床被子,也似乎起不到任何作用。迷迷糊糊之中,父亲不停地打着冷战,呼吸越来越急促,身旁的战友束手无策,只得临时绑了个担架,抬起父亲就往医院送。几天以后重感冒痊愈,父亲立即重返工作岗位。

父亲说,那时候他们没有8小时工作制,每天从早干到晚,劲头十足,仿佛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累。一个不过100多人的林场,每年造林上万亩,那荒山上的每一棵树,都是林场职工用心血和汗水浇灌出来的。那些小树悄

悄地长高、长大,长成一汪一汪的绿,长成一片一片的海。

不知不觉之间,父亲和他的战友们默默栽树种树30多年,林场范围内的荒山基本上清零了,山上郁郁葱葱。

人工林是我国造林历史上的一大壮举,放眼整个世界,绝无仅有。我曾经不止一次深入林区,在茫茫林海之中遨游。翻过一座山,又翻过一座山,走上一条路,又进入一条路,绿色扑面而来,一层又一层地闯入我的眼帘,久久不肯离去。这醉人的绿,仿佛一杯陈年老酒,而一缕又一缕直抵肺腑的清新空气,空气中弥漫的氧,则令我的精神越来越好,脚步越来越轻松,目光越来越清澈,呼吸越来越顺畅。是的,如果我们有时时间在林区小住几日,就会发现每一棵树和每一片森林的价值。

眼看着就要到退休年龄,父亲还是舍不得离开工作岗位,植树种树的热情依旧不减。国有林场范围内造林的硬骨头啃完了,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把目光不断向外延伸,延伸到他们所能看到的荒山和荒坡上。

林场不远处有座小县城,县城的周围有座

没有绿化的荒山,荒山站在那里很多年了,却很少有人愿意亲近它,甚至没有一棵树在它上面落脚。县林业部门在社会上公开招标,寻找敢于征服这座荒山的英雄好汉,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果断应战,揽下了这个没人愿意搭理的瓷器活。合同签订的那天,父亲说:“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种不活的树。”

种树是一门技术,也是一门学问,育林人敢于同严酷的自然条件叫板,源自他们的精益求精和锲而不舍。为了确保造林成活率,育林人想出了各种办法。例如,裸根苗换成营养袋苗,营养袋也由小变大,大到每人每次只能挑十几株上山。

这一次造林碰上了硬茬,以前的造林技术远远不能适应苛刻的立地条件的要求,只能另辟蹊径,重起炉灶。林场经过多次研判,最终确定了工程解决方案。

这一次,他们手中首先握的不是镢头和铁锹,而是电钻和钢钎。他们在坚硬的沙石板上开凿出一个又一个大坑,再将一筐又一筐潮湿的土壤填满每个大坑,然后栽上用营养钵培育的大苗。植树造林工程范围内有多个地段坡度达到六七十度,他们心里也不发怵。他们从山顶上一点一点向下延伸,腰间系着粗壮的绳索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经过一个春天的披星戴月,奇迹发生了,曾经的荒山仿佛一夜之间长满了绿色的小树。那漫山遍野的绿,绿得养眼,绿得醉人。如今,这座山已经成为小县城难得一见的风景旅游区。

绿色没有禁区。这是和我父亲一样的育林人,用一双双敢于征服自然的手创造的人间奇迹。

中英街古榕

张演生

去沙头角中英街,最耐看的,不是界碑,是街边那棵老榕树。树就长在四号界碑旁,几步之遥。130多年了,光绪年间栽下的老树,是国家三级古树。它长得自在朴拙,带着一份原生的粗粝。树干极粗,两三个人伸手环抱,尚且围不拢。树皮层层皴裂,沟壑纵横,积着经年的尘土与雨痕,若是伸手抚上去,质感糙得磨手。密密麻麻的气根从枝丫垂落,有的扎进泥土,慢慢长成新的枝干;有的悬在半空,软软荡荡,有风便轻轻摇晃。

当地人都熟知这棵树的脾气。

根,死死扎在深圳这一侧的土地里,沉、稳、深。枝叶却肆意舒展,斜斜探过街心,厚厚密密,轻轻覆向香港一侧的街巷。久而久之,便有了那句朴素的老话:根在深圳,叶覆香港。

这不是文人刻意雕琢出来的寓意,只是一棵树,历经百余年,顺其自然的生长。

这条老街,曾是地界分割之地。一寸街巷,分属两地。从前的沙头角乡民,田地跨着边界。日日晨昏,往来耕作,靠的是一纸薄薄的过境耕作证。

天刚蒙蒙亮,乡民扛着锄头,揣着证件出门。古榕浅浅的影子铺在路面,伴着人们出关下地。正午日头毒辣,四下无遮无挡,唯独这一树浓荫,是天然的凉棚。劳作归来的人,蹲在树根边歇脚,擦汗、喝水,闲谈几句,细碎的乡音,年年岁岁,都落在榕树的枝叶间。

它静静立在这里,看尽人间朝夕。

看祖辈奔波耕作,看街巷烟火更迭,看得见界碑自带的肃穆,也看得见百姓寻常的日子。冰冷的界碑划定了土地的界线,温柔的古榕,却用一树青绿,悄悄消弭着距离。碑是死的,树是活的。碑记下曾经的冲突,树守着从未断开的血脉。

这些年,中英街变了许多。旧屋修缮一新,街巷整洁敞亮,游人往来从容,旧日沉重的气息,慢慢被平和的烟火取代。唯有这棵古榕,依旧是老样子。

春生新绿,夏覆浓荫,秋冬也极少落叶。岁岁常青,不张扬,不喧哗,沉默伫立。树皮的纹路一年年更深,垂落的气根越来越多,百年风雨,都悄悄藏进它虬曲的枝干里。

山河更迭,世事变迁。古榕扎根故土,荫蔽两地。一树青绿,连着街巷两端,连着过往与今朝。

风再起,榕叶轻颤。老街静静,岁月安然。

北欧走笔

张永生

梅拉伦湖畔的锡格图纳小镇,是瑞典历史上第一座城市,积淀着最初的文明印记。

童话般的彩色小木屋沿湖错落铺开,暖调屋身搭配红褐屋顶,窗畔繁花摇曳,石板小路蜿蜒向前。古老的中世纪教堂肃穆伫立,一旁的教堂断壁残垣历经风雨,斑驳石墙刻下千年沧桑。简约清爽的现代建筑散落其间,新旧景致彼此映衬。

老街深处,网红奶咖咖啡屋藏在古老木屋里,这座数百年的老店,庭院清幽,绿树环绕。闲坐院中,一杯咖啡,一块手工甜点,时光仿佛凝固。小镇有一条主街,各色商店用外墙色彩演绎赤橙黄绿青蓝紫。教堂有唱诗班,用音乐和钟声共同奏响乐曲。

漫步小镇,既能触摸古迹残垣的厚重,欣赏木屋与现代建筑交融之美,又能在咖啡屋悠闲小憩,体会北欧小镇独有的松弛和安宁,一景一物,都令人心生眷恋。

踏足爱沙尼亚的老城,仿佛穿越百年时光。斑驳古墙蜿蜒绵长,青石板路曲折清幽,错落有致的红顶屋舍依山铺展,在柔光里温婉忆旧。老城教堂静穆伫立,尖塔凌云,素净典雅,青砖石浸满风霜。清风掠过塔尖,洗尽铅华,留下满心宁静,街巷藏着脉脉烟火,小店雅致,香气漫扬。游人步履悠然,北欧慵懒温柔的风情,在此静静流淌。

这片波罗的海旁的净土,深藏着厚重岁月与坚韧过往。国土虽玲珑小巧,却历经千年浮沉,几番更迭变迁,从未磨灭民族风骨。一场温柔磅礴的歌唱革命,万民以歌为炬,以柔克刚。于无声处挣脱桎梏,并迎来新生,让古老土地重焕荣光。

褪去岁月风尘,今朝的爱沙尼亚满目林海苍翠,空气澄澈清明。既是古韵绵长的中世纪古城,更是享誉全球的数字强国,科技融于烟火,便捷藏于日常。

塔林揽尽中世纪的诗意与温婉,爱沙尼亚兼具岁月沉淀的厚重与新时代的昂扬。碧海为邻,清风做伴,在北欧的尽头,书写着温柔和璀璨。

象棋之乐

王国海

“象棋顶便宜,摆过崢崢齐”,说的是娱乐游戏中,象棋成本低廉,一副棋,几十年了,还能继续下。

爱好象棋的我,曾经与棋友通宵鏖战,至少数十回。与水平低的人下棋,老赢棋就没劲;与水平高的人下棋,像是被按在地上拳打脚踢,也不可能有好心情。所以啊,棋逢对手,才最有乐。

与通常情况下人需要谦虚一些不同,下象棋时,最好显得自己“骄傲”一点。自诩水平比较高,这样,对手输棋了,不输面子;赢了,则更高兴。

棋如其人,风格鲜明。有人宁失一子,不落一先,弃子争先是家常便饭;有人爱兵如子,细腻入微,软缠硬磨;有人横冲直撞,直决高下;有人围魏救赵,曲线救主。棋手中,善用车者,提纵掣领,爱霸王决斗;善用马者,心思缜密,喜曲径通幽;善用炮者,重控威镇,常借力打力;善用卒者,内功细腻,爱稳步徐图;善用士相,安内护主,乐作基助力。有人奔出“对方将帅亲作炮架将车送上断头台”乐不可支,有人为“抽将偷子结果被对手解将反将而失子”偷鸡不成蚀把米欲哭无泪;有人落子无悔,有人频频悔棋;有人观棋不语,有人喋喋不休。所谓江山易改,本性难移,棋盘上可见一斑。

棋子中,能量变化最大的是炮,善用者胜车,不善者残局无士时留炮,形同废子。各兵种棋力变化最大,当算兵卒,宫心卒宛若大车,底线卒衰减至弱,这挺像有些集天才与低能于一体的奇才。

1960年,16岁天才少年李义庭的单马擒王名局,上演了不是排局、胜似排局的神奇,他接连弃炮弃车,胜利之时红方仅剩单马,黑方坐困车马双炮然眼睁睁待呼奈何。2017年,玉面佛佛将川以1对26蒙目棋刚新吉尼斯世界纪录,对比一般人有时候未必能回忆复盘自己刚下的那盘棋,记忆力相差不知多少倍,也说明天赋之因,可能比努力更重要。

横车立马阵大炮,撑士打兵相卒忙忙。将帅居宫亦伟力,阳谋阴施趣乐爽。网络时代,级别攀高的规则下,总是匹配到棋艺相当的对手,那份始终需要使出看家本领还未必赢棋的自我较劲,让人欲罢不能,也是不断提升水平的修炼。闲暇之余,棋迷往棋盘前一坐,与对手斗智斗勇斗失误,其乐无穷。



“抹茶蛋糕”

10月18日,浙江杭州余杭区桂博园里绿意盎然,远观一棵棵球形桂花树如“抹茶蛋糕”般梦幻清新。

视觉中国供图

父亲爱牛

李庆余

父亲爱牛的故事总是浮现于我的脑海。想当年,生产队集中喂养牲畜,选饲养员是集体的大事。父亲从小爱牛,能说出一套一套的牛马经,加之他身体强壮、干活勤快,被大伙看中,高票当选为饲养员。

父亲对牛达到痴迷的程度。他依据每头牛的长相、习性,给牛起了大青头、双犄角、独角龙、梨花叉、穿心白等别名,每天对号呼叫,时间一长,牛自觉认同,跟父亲有了无声的交流。俗话说,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。牛和牛之间有合得来的,也有不对脾气的,不合群的时不时就使性子,耍脾气,抗膀子。父亲细细观察后,就把合得来的拴到一个槽上,把不对脾气的分到另一个槽上。牛在棚里吃喝拉睡,易

脏易臭。父亲就靠勤打扫、勤垫圈,让牛生活得干净舒适。夏天炎热,就开窗通风,泼水降温;晚上蚊子多,就点燃柴草,把蚊子熏跑;冬天寒冷,就早早堵窗户,挂草帘,遮风避雪;遇上特冷的天,就在棚内生火增温,驱逐寒气。

父亲喂起牛来特别精心,铡的草又短又细,捞的草干干净净,炒的料香甜可口,磨的料粗细均匀,添草加料不多不少,放盐饮水不咸不淡。如果发现哪头牛食欲不振、上火流泪、腹胀拉稀,就挑选食草,对症调养,让其恢复健康。有一天,母牛产下一头小牛,父亲喜得合不拢嘴。可惜正是枯草季节,小牛迟迟产不下奶,小牛饿得咩咩直叫,没有办法。父亲瞒着待产的母亲,将准备坐月子的小米熬给牛喝,事后母亲知道父亲是好心,并没有埋怨他。

当饲养员十多年,父亲对牛怀有一种特

王宇睿

1990年盛夏,父亲在老山前线服役已两年有余,在27集团军某师部文工团,常年为前线官兵慰问演出。那年团里接到一项任务:随师部进京,汇报演出原创歌舞剧《老山颂》。他写信回家报喜,未了添了句心愿——若列车途经邢台站,盼能见家人一面。

彼时的老山前线,与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和平景象判若两重天地,枪炮声不绝于耳。盛夏时节,密闭狭窄的猫耳洞闷热难当,气温常破50摄氏度。洞内鼠虫肆虐,毒蛇潜藏。许多战士因此染上裆部溃烂的顽疾,只得赤裸上身,身着“老山裙”,在炼狱般的环境里坚守国防防线。越是这般,父亲对家的牵挂越重:母亲身体可好?兄弟姐妹工作顺不顺?……他掰着指头数日子。

出发那天,队伍从麻栗坡启程,颠簸两天到昆明,只在开远军供站稍作歇脚。与家人在车站相见的希望一度渺茫:部队行军的节奏,又岂是个人能够预料的呢?谁知他在无意间得知了北上的车次,便立刻赶去邮局发加急电报:“6x次列车途经邢台站,停靠5分钟,到站时间不详,盼相见!”临行前,他还到招待所附近的农贸市场,挑了一编织袋饱满硕大的香蕉,想让人家尝尝鲜。

月台上的五分钟

方亲人的思念。车速越来越快,亲人的身影一点点向后退去,最后消融在沉沉夜色里,再也看不见了。

那盘磁带,此后成了父亲最珍视的物件。无论驻守前线还是退伍归来,他都随身带着,时不时放出来听。磁带缓缓转动,熟悉的声音依次响起:奶奶的叮咛、大姐的嘱咐、二姑哼唱的《小草》、表哥唱的《济公传》童谣;刚会说话的小表哥奶声奶气的呼唤,一字一句,百听不厌,陪他熬过一个又一个思念家乡的夜晚。

这段缘分,在三年前就埋下了。那时,父亲是河北师范大学音乐系的学生,他聆听了老山英模事迹报告后,又被1987年春晚徐良那首《血染的风采》唱得热泪难抑,便下定了决心。

朋友劝他:“徐良掉了一条腿成了英雄,你上前线,非掉个脑袋不可。”他答得干脆:“掉脑袋也要去!”他坐了六天六夜火车,一路南下,穿越陇海线,越往西走,山越高,夜越深。